

新報人

第五期

二零一四年二月

致有需要的朋友：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

我們有待用餐 60 個

跟我們要就可以了。

供應時間：中午 11:00-12:00 及 下午 2:30 後 每人每日限取一碗



三寶
豆腐
Vegetable
Bean curd



香脆魚肉燒賣
Fried Fish Shiu Mai



酥炸豬大腸
Deep Fried Pork's Large Intestine



碗仔翅
Bowl Shark's Fin



車仔麵



腸仔三寶
腸花 / 魚蛋 / 燒賣
Three Types of Sausage
Sausage / Fish Balls / Shiu Mai



家鄉九仔粉
Hometown Rice Noodles



香脆三寶
豆腐 / 神奇雲吞 / 豆卜
Three Types of Fried Snacks
Soybean / Magic Wonton /
Fried Beancurd Puff



潤一丁
ig's Liver with Instant Noodles



雪菜肉絲撈米
Braised Rice Noodles with
Shredded Pork with Salted Cabbage



豆腐撈米
Braised Rice Noodles
with Fried Beancurd Puff



燒賣撈米
Braised Rice Noodles

待用食物 三大難關

樓上賓館難規管 安全質素欠保障
漂流地攤 講心不講金

新聞專題

樓上賓館難規管
安全質素欠保障

6

青黃不接 民主派告急 建制派淡定
政黨招攬新血兩極化

8

少數族裔支援大細超
碩士無人請

10

競爭加劇 幼兒提前起跑

12

封面故事

待用食物 三大難關



文化

藝術無邊際——當藝術走近社會與政治
漂流地攤 講心不講金

14

17

人物

中大醫學院開荒牛——霍泰輝 醫海滄桑
深山裡的「綠色野人」——莫皓光

20

22

教育

病童補習班 按能力施教
幼兒特殊教育 零識別 零培訓 零支援

24

26

醫療

香港整形多誤解 不比東南亞遜色

28

攝影

守衛。盧吉道
千年古城的最後一面

30

33



待用食物三大難關





▲明哥做的待用餐，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多款菜式選擇。（李雲攝）



▲有清潔工人（左一）在味芳門外等候領取待用餐。

待用餐的熱潮一度由歐洲直吹本港，現時卻遇到三大難關。有員工不滿工作量增加，僱主需要出謀獻策，釋放內部壓力，加之有人存心不良，以遺失飯券為藉口，不斷取券圖利出售。除了無法辨認誰是有需要人士外，待用餐更遇上推廣問題。有需要的人士三餐不繼，遑論上網獲得相關資訊。本港待用餐是否可行。

「待用餐」一詞，是由待用咖啡（Suspended Coffee）演變而來，源於一百多年前的意大利。當地人在咖啡店消費時，會買多一杯或以上的咖啡，置於店內，店員便會在店外貼上待用咖啡的標誌，讓窮人免費領取一杯咖啡享用。這個簡單的分享活動，業已在香港落地生根。

第一關：不滿工作量增加

位於九龍城區的味芳車仔麵店，半年前開始做待用餐。每份包含三個餸菜，配上麵或飯，以及一杯飲品。每天提供待用餐的數目不定，但都供不應求。最多一次是一日做過 200 多個待用餐。曾有員工埋怨待用餐加重工作負擔，「他們曾勸我別做待用餐，認為那些取待用餐的人都像在騙飯。」店主鍾偉豐為了減輕員工的工作量，每天午市食客人流較多時，會有大約兩小時停止提供待用餐。

除了員工外，食客亦有不滿。鍾老闆說，「多次有食客投訴領取待用餐的人影響食店衛生環境，勸我別理會他們。」但他並未放棄，每次都盡量向他們解釋情況。更有食客被說服

後，當場買下數十張待用餐，「集腋成裘，社會需要更多的有心人。」

第二關：審查無奈靠信任

明哥的燒味飯店，同樣位於貧窮人口較多的深水埗區，向來以廉價飯餐聞名。店裡的待用餐提供兩肉一菜，以及飯和湯，至今已有兩年半。

實行待用飯券初期，他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合作，由他們向有需要的人派發飯券。後來每逢見到有需要的人，明哥亦會主動派發。

協會社工施麗珊曾與明哥合作。她解釋，為避免待用飯券被濫用，派

券對象都是經家訪或資產審查的有需要人士及家庭。即使如此，也未能杜絕濫用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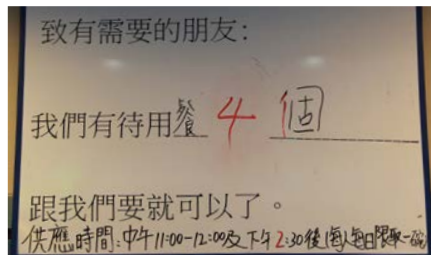
明哥分享，「曾有一個爸爸為自己和女兒向我取六張飯券，飯券本應可用三日，但爸爸連續三天以遺失飯券為藉口，不斷取券，我才發現他原來是把飯券圖利出售。」

明哥坦言自己是公屋戶，做待用餐只是希望能與街坊在物價通脹之下，共同進退。他不圖利潤，「只要每天經營的生意足夠應付水電煤和租金就可以了」。他表示，現時做待用餐只能靠店方和領餐者互相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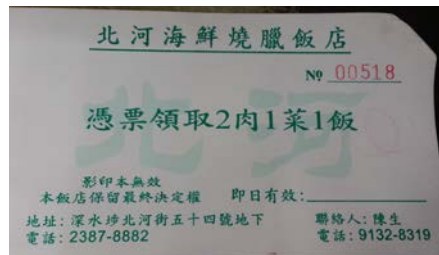
第三關：弱勢社群無法「讚好」

過去一年多，平等分享行動發起人 Benson 和一群有心人與不同社區的各個食肆老闆合作，以飯券形式，為區內有需要的人提供飯餐。行動的理念，源於他所言：「社會上有很多人有過多的資源，卻沒有一條渠道讓大家去分享。」他估計，今年辦待用餐的食肆可由現時的四十間增至超過一百間。

數字雖在增長，Benson 卻並不



▲味芳會在店外掛上寫有待用餐數目的佈告板。（李雲攝）



▲有需要的人憑此券就可到明哥的飯店免費領取待用餐。（李雲攝）



用餐。(李雲攝)



▲明哥（前左二）每月最後一個週六，都會在深水埗區派飯給露宿者。（李雲攝）

樂觀。如何推廣待用餐，仍是最大的難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並不會主動去尋求協助」。他擔心待用餐會被貪心的人濫用，「這些資源最後只會落在一些不是真正有急切需要的人手上。」

現時，推廣待用餐行動的臉書專頁上，列明了全港提供「待用餐」服務的食肆。清單可以讓有心人買飯票，卻無法讓有需要的人知道哪裡有提供「待用餐」。

他指出，真正有需要的人是最窮困的人，不會有能力從電腦或報紙等媒介得到資訊。如何向弱勢社群宣傳「待用餐」，仍是一片空白。

Benson 甚至認為，即使長者知道有待用餐，但他們礙於中國文化，不會享用待用餐。「尤其上一代老人家，即使行乞也好，也不會走進餐廳

白白享用免費食物。」

需要的人。

別計成果 先種觀念

根據政府 2013 年 9 月公布的首條官方貧窮線，推算香港貧困人口有 131.2 萬人，佔整體人口 19.6%，扣除福利補助後仍有 101.8 萬。即使現時有三、四十間提供待用餐及飯券的食肆，也並不足夠幫助每一個有

即使如此，Benson 還是強調，「不要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幫助弱勢社群，不做永遠只會是零，只要肯行動，哪怕只是小小的幫助，價值總比零大。」他解釋，一餐飯無法改變低下階層日後的困難生活，食物只是一個工具，令不同領域與界別的人互相走近，他希望每個人都願意分享自己擁有的資源，去做有意義的事。



Benson：社會沒有渠道讓大眾分享資源。



羅頌恩：待用餐是藉食物向身邊的人表達關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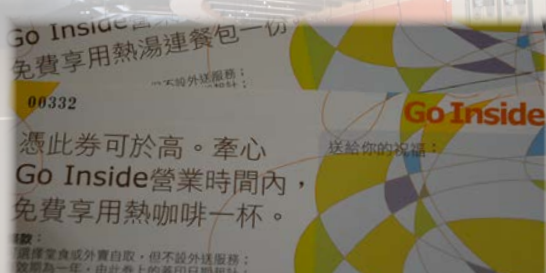
施麗珊：透過家訪或資產審查，避免濫用餐券。

高級商場內的溫暖傳遞

在香港，做待用「餐」的食肆，不單只是餐廳。位於紅磡的咖啡店 Café Go Inside 做待用餐超過半年。最初只做待用咖啡，後來則增加了湯和麵包。該店市場總監羅頌恩說，自待用餐推出後，大部分人均以購買湯和麵包餐券為主。為了增加待用餐的透明度，他們和慈善團體合作派發待用券，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上。

餐廳位於區內高級商場，羅頌恩卻不擔心有需要人士會因此卻步。她表示，附近居民會不時親身到餐廳領取待用餐，甚至主動向在商場天橋派傳單的員工取券。曾有員工在派傳單時遇到一個主動取券的老婆婆，便跑回店舖取券後再回到天橋給她。羅當時便問員工：「為什麼不直接取餐給婆婆呢？」

羅頌恩之前並沒有餐飲經驗，開設這家餐廳的真正目的，是想藉食物傳遞溫暖。她強調，待用餐不只是行動上的分享，「傳遞溫暖比傳遞一份食物更令人感動和來得重要。」



▲ Café Go Inside 飯券可寫下祝福字句，多了一份心靈的溫暖。（林嘉淇攝）

樓上賓館難規管

安全質素欠保障

北角五洲大廈發生三級火，造成25人受傷，當中七人爲居住在大廈中的遊客，事後更接連揭發出無牌賓館、影子賓館等問題，引起多方關注賓館

的合法與安全性。業主立案法團與發展商訂定的大廈公契通常會對經營賓館等商業用途作出限制，但民政事務局指大廈公契乃私人契約，並不納入批發牌照

的標準。有業界人士指賓館的安全規格要求不如酒店，海外遊客如不知就裡從網上預訂房間，隨時誤觸地雷。

北角、油麻地及旺角等舊區的商業及住宅大廈賓館林立，發生火災的北角五洲大廈分為前後座，大廈公契訂明三樓以上不可經營賓館、教堂等，但悅思客棧於三、五、十及15樓均設有賓館，門外都貼有持牌賓館的標誌，而大廈16樓則有金都賓館。來自廣州的周小姐及方小姐在網上預訂位於十樓的悅思客棧，到埗時亦不知道曾有火災。她們一晚住宿費約為400元，但入住環境在網上預訂與想像中有所出入，她們表示，下次將會選擇較正規的住宿。

網上預訂 難分酒店賓館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指出，現行法例沒有對「酒店」、「賓館」之稱立下定義及規管，質素較差的賓館亦可自稱酒店，透過網上預訂住宿的遊客很難清楚掌握

真實情況，「網上看起來很好的『酒店』，其實是位於廟街、女人街的賓館，外國人以為是『Hostel（民宿）』，但香港的賓館不如外國的民宿般受到管制。」他又指，雖然政府呼籲遊客不要入住無牌賓館，但遊客難以分辨賓館有牌與否，「很多賓館標誌已經過期，亦有部分並不定期更新，遊客根本分辨不到。」

油尖旺區亦有懷疑無牌賓館經營，如在旺角大樓三樓的東方酒店，恒隆大廈四樓的香港威尼斯賓館均無法在民政署的持牌賓館名單中找到其持牌記錄。記者致電這些懷疑無牌賓館，訛稱有朋友將到港公幹，欲找便宜賓館短住，並以朋友公司需購買保險作藉口，希望得知賓館是否持牌。東方酒店及香港威尼斯賓館坦言他們正在申請牌照，後者更指保險方面或不受理。東方酒店主動稱可上門

參觀，但稱「日間工作繁忙，需要執拾」，需安排在傍晚六時後。佐敦康信大廈16樓的單位可短住或長租，接聽者顧先生強調入住前須先落訂。



▲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主席李漢城指現行法例沒有對酒店及賓館立下定義規管。（李慧筠攝）

記者隨後致電牌照事務處，證實上述兩間賓館牌照仍在申請中；康信大廈則無任何賓館申請或登記。該處職員強調，賓館正式取得牌照前不可出租房間。該處執法組督察會於收到舉報後8個工作天內，以包括放蛇及於非辦公時間巡查等方式進行調查。牌照處更特別成立專責網絡執法小隊，負責瀏覽互聯網網頁、討論區、博客專欄等，一方面搜尋懷疑無牌旅館資訊和情報，另一方面呼籲旅客入住持牌旅館。

樓上賓館 防火安全成疑

記者觀察上述三間位於油尖旺區的無牌賓館，發現有不少持牌的賓館單位與住宅單位緊挨，雖有煙霧感應器，但走廊、房間並無灑水系統。李漢城指出，十年來無牌賓館無處不在，手法低劣，即使是持牌樓上賓館，也存在不少問題，如對大廈居民造成滋擾。他又指出，賓館的安全規格要求亦不如酒店，如單位面積少於2300呎，不需要安裝灑水系統，故有人將單位「割開」以避開裝灑水的費用。加上遊客並不熟悉舊式大廈的環境，一旦發生火災，就難以逃生。

李漢城以五洲大廈火災現場作例子，大廈的兩邊後樓梯為逃生路線，但未見有出口字樣的燈牌，多樣雜物散落走火通道，如被褥、傢俱均為易燃物料。他指出，酒店要求使用不易燃傢俱，物料燃燒速度較慢，燃燒時亦較容易被撲熄。「香港的管制較弱，對賓館經營者沒有要求。外國對民宿有一定要求，管理者、持有人需有相關酒店經驗、訓練。」

每棟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均會訂立大廈公契，當中列明大廈用途的限制，但現時民政事務總署只以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為發牌標準。以五洲大廈為例，三、五樓、十樓、15樓、16樓的賓館均違反大廈公契，然而卻獲民政署批發牌照，為持牌賓館。民政事務局回應指，大廈公契是發展商與業主間的私人契約，政府並無權力詮釋契約內容，亦不可納入批發牌照的標準。李漢城指出，大廈公契本來就是政府鼓勵訂立，不能接受政府的說法，「這是他們的工作，應該由民政事務總署的牌照部管理，整件事只能以『滑稽』形容。」

私人契約 不納發牌標準

五洲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趙建新則指，公契由發展商於52年前訂定，列明不可經營賓館、教堂、補習社等，由民政署過目，然而有賓館在20多年前開始經營（現被指無牌經營），由2009年起數目增多。「政府執法不嚴，『卸膊』是肯定的。」趙建新指，現時法團只能夠透過法律途徑控告賓館違反大廈公契，但律師費起價十萬，法團無法負擔，業主亦不願意夾錢，「老實說只是做姿態，告賓館動用很多錢，通過律師到土地審裁處，一個單位為十萬，上堂再支付幾萬。」

她無奈表示，業主立案法團在租客或業主違反公契後也不能釘契，也無權拒絕租約，「政府說是私人地方、私人契約，但其他人來到我們居住的大廈，不需經業主同意。」



▲ 五洲大廈後樓梯有自製煙灰盅，疑有人於梯間吸煙。（李慧筠攝）

附近大廈曾與他們聯合發起簽名行動，建議政府規範牌照，給予其他地方經營賓館，如附近工廠大廈，讓賓館經營者投標，減少擾民。民政事務總署回覆本報查詢，表示已著手檢討旅館發牌程序及《條例》，以打擊和取締無牌旅館，並在維持持牌旅館的生存空間及減低對住客滋擾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該署現正研究可行的具體方案，稍後將展開諮詢工作。

業界促修法 增刑罰阻嚇

李漢城指，無牌賓館遍佈油麻地、油尖旺、灣仔、深水埗和離島，從自由行開始以來，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已促請政府修訂法例，他形容政府的監管「一拖二拖三」，如掃蕩只是以幾千元罰款了事，亦不會封鋪。「政府近幾年才有回應，可說是不死人不流眼淚，反應緩慢。」

至於持牌卻違反公契的賓館，李漢成則認為既然大廈公契的條文關乎公眾利益，理應賦予一定的法律約束力。香港酒店業主聯會指，稍後將會與民政署商討法例修訂、增加罰款以提升阻嚇程度，並促請確定酒店與賓館的分別和定義，以保障安全為首，減低對民生滋擾。

「影子賓館」 一牌多用

部份樓上賓館會以一個牌照分拆給其他沒有牌照的單位，故一間賓館的單位會分散在不同樓層，形成「影子賓館」。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表示，影子賓館的確違法，但政府難以有足夠的證據執法，就算「放蛇」搜證亦很困難，原因是若所處住宿提供最短租出期為連續28天，則不受《旅館業條例》規限，賓館會製造多於28天租用的假合約，然後提早取消，走法律漏洞以避開規管。



▲ 北角、油麻地及旺角等舊區的商業及住宅大廈賓館林立，部份賓館共用同一燈箱，疑屬同一東主。（李慧筠攝）



▲ 麥潤培稱劉慧卿是他的偶像，更是自己加入民主黨的原因之一。（葉考欣攝）

青黃不接 民主派告急 建制派淡定 政黨招攬新血兩極化

近年香港政局動盪，政黨林立，各個政黨在鞏固勢力或收復失地的同時，也要為培養未來接班人而下功夫。為免青黃不接，政黨各施其法，希望覓得生力軍為黨注入新力量。然而，有民主派政黨面對政治氣候變化與資源匱乏等問題，吸納人才方面諸多制肘，而資源較多的建制派政黨則表示困難不大。

民主黨：
政黨權力小 青年不願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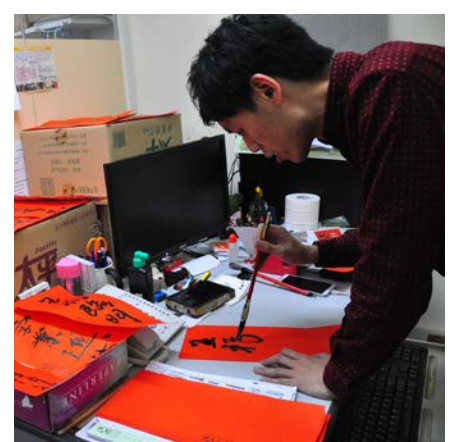


▲ 劉慧卿指青年人加入政黨的困難在於沒有政黨政治。（朱婷婷攝）

由「民主之父」李柱銘一手創立的民主黨，從如日中天的盛世走到現在，經歷分離崩析到政改分岔口，伴隨着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的崛起，曾為立會第一大黨的它，如今面對著的 not 是青黃不接的問題。

在「政治前線」打滾超過20載的主席劉慧卿指出，年輕人覺得加入政黨未必有前途，承認現時黨內吸納新血有難度。她補充，「現時特首是沒有政黨背景和政黨支持的，變相減少政黨權力，看到議員在議會沒有發揮，年輕人自然不會加入」。

年僅29歲，民主黨歷來最年輕的



▲ 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指新一代的政黨新血要主動，才能爭取更多資源學習。（朱婷婷攝）

副主席羅健熙認為，現在政黨議員進入立法會，但權力不大，令年輕人卻步，並指出即使他們要加入政黨，亦傾向比較激進的黨派，「年輕人首選可能是社記（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面對泛民吸納新人的內部競爭，羅強調其黨的政治立場不會因要找接班人而轉變，「有些價值需要堅持，不會輕易去改變」。

資源短缺 重點培訓

資源短缺是培訓新人的大問題，羅健熙笑指，「我們不是建制派，有中聯辦在背後支持，即使辦活動、交流團亦有大量資金支持」。他表示，民主黨主要透過「大專生實習計劃」吸引專上學生接觸該黨。然而，鑑於黨內營運資金是向政府「實報實銷」，資金運用取決於政府撥款額，所以難大量聘請年輕人，更難提供專業培訓予黨內新血。

他又坦言民主黨很「現實」，「有意參選的年輕黨員，會給予較多的支援和培訓」，包括學習如何解決街坊的問題、法律糾紛，或跟隨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工作等，「無意參選的黨員會則較少機會去學習」。



▲ 麥潤培說，除非自己政見與黨立場背道而馳，否則不會輕易退黨。（葉考欣攝）

26歲的麥潤培，就是羅健熙口中的「幸運兒」。現任民主黨沙田馬鞍山利安選區區議員的「麥仔」，就是在民主黨的扶植下踏上政壇。麥潤培加入民主黨之初，被安排參與社區主任計劃，當時每月只有500元的補助，他形容是「無薪之路」，「我要補習幫補生活」。同時，黨會安排資深議員帶領新人做地區支援，鄭則文當時作為麥潤培的「師父」，把徒弟的衣著、外表，以至行事態度都一一修正，使他從以往Polo恤搭襯牛仔



▲ 林翰飛認為社民連資源雖不足，但對前景樂觀，因為愈來愈多人支持他們。（葉考欣攝）

褲的小伙子，搖身成西裝骨骨的區議員。

社民連： 缺有系統培訓 抗爭靠自己

2008年黃毓民在立法會「掙蕉」事件，是21歲的林翰飛加入社民連的原因之一，「議員開會、講政策本是遙遠的，但當他們做平民、市井的事，令我覺得距離拉近了」。他表示，黨內資源不多，「社民連窮，很難有資金讓成員去報讀課程，主要是靠自己」，而招攬新人方面主要是透過街站擺攤，以及在社交網站吸納有興趣加入的人士。比起主流政黨，加入社民連的年輕人不算多，但他對前景樂觀，「我們所做的事漸漸得到不少人的認同」。

民建聯： 資源充足 吸納青年途徑多

相比民主派，資源豐足的建制派在培訓人才上來得輕鬆。民建聯「老臣子」、現任立法會議員鍾樹根表示，其黨內青年人數比例較低，因此



▲ 鍾樹根指民建聯希望未來重點吸納青年做會員。（葉考欣攝）



▲ 任職律師的周浩鼎，為民建聯的年輕新血，代表青年民建聯出席時事節目。（受訪者提供）

在吸納青少年方面，民建聯花了不少工夫，例如2004年成立了青年民建聯。

另外，又有政治專才培訓，更有實習生計劃，會安排其實習生到民建聯工商界會員的公司、工廠等工作，吸引他們加入民建聯，鍾樹根輕鬆表示，「輸入新血方面未有太大困難」。

年輕人對民建聯接受程度不一

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指，必須承認現今新血交接的問題，時下年輕人大多政治冷感，即使熱心政治的都會選擇加入較為激進的政黨，如人民力量。他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強化民建聯的角色，即是協調中央、港府和市民，令各項政策得而順利實行。

他又表示，年輕人對該黨的理念接受程度不一，「讀書的都比較傾向激進一點，已經工作的年青人會較認同我們，因為他們在社會有一定經歷，明白到不同的角色有不同難處」。因此，他把本年定為「專項發展年」，銳意吸納青年、專業人才和工商界專才，令更多認同他們理念的人走在一起。

面對社會年輕一群對民建聯的成見，周浩鼎表示無奈，「我在大學演講的時候，很多同學即使是認同我的說法都不敢鼓掌，因為朋輩會用有色眼光看待他」。他指，現今對在學的一群學生，除了透過大專生實習外，會舉辦更多內地交流團和提供更多的內地實習機會予學生，去認識及了解民建聯在中港兩地間的角色，從而令他們認同該黨的理念。



超細大援支裔族少數 請人無士碩

▲網絡圖片

政府自 2009 年起《種族歧視條例》在香港全面實施後，推行不少有關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的政策。然而非每個族裔的人都能受惠，有非洲裔人士指出，語言學習班多用南亞裔語言教中文，質疑支援服務偏袒南亞裔，令他「雞同鴨講」，而且學習內容過淺，只教日常用語，期望政府能推出實際措施惠及他們。

政府統計處最近期發布的《2011 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顯示，本港有超過 45 萬名少數族裔，約佔全港人口百分之六。數據又指，其月收入中位數僅得 3600 元，社會常認為這是由於少數族裔學歷偏低，只能從事低技術工作。

不諳中文 大學拒聘碩士

然而，來港近 20 年的非洲裔人士 Anthony Kanagbo 雖在香港大學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卻屢次求職不果。他 94 年來港留學，畢業後嘗試在香港求職多番被拒，有公司更表明他遭拒的原因是學歷過高。目前 Anthony 僅從事兼職工作，替學生補習或偶爾為一些公司完成設計項目，他坦言，收入不穩定，影響一家的生活。

除學歷外，語言不通亦成 Anthony 求職的絆腳石。他曾向香港中文大學求職，校方指他不諳廣東話，擔心學生無法接受全英語授課而拒聘。

非洲裔求助無門

Anthony 惟有參加中文語言班，以便找工作，卻每每碰壁。本港為少數族裔提供服務的機構，主要服務對象是佔較少數族裔人口過半的南亞裔人士，「語言班多用南亞裔的語言教授，我聽不明」。

幾經辛苦，Anthony 得知屯門有非牟利機構開辦合適語言班，但他家住粉嶺，往屯門最便宜的單程需費約 16 元，額外支出令他卻步，「我每年也有關注施政報告，政府推出的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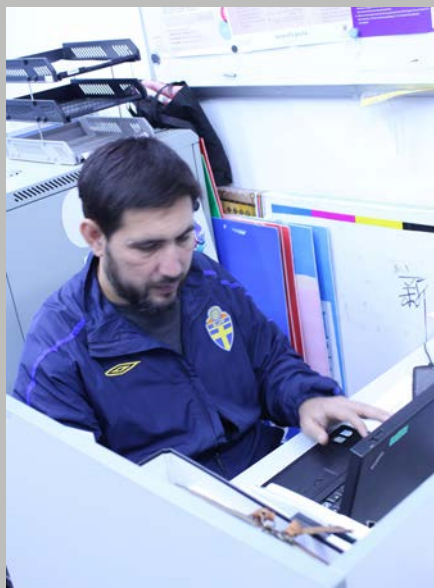


▲來自非洲的 Anthony 於 1994 年到港攻讀碩士課程，現已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莊禮傑、紀思清攝）

數族裔人士政策，只是空口說白話，從未有實際措施令我們受惠」。

課程教淺不教深

同是非洲籍的 Mukeh 來港生活 18 年，正在澳門讀大學。他表示，剛開始學習廣東話時，感到非常吃力，因學校沒有為少數族裔學生開辦語言學習課程，他要跨區參加資助性語言班。去年民政事務處委託五間分別位於灣仔、元朗、觀塘等的指定非牟利機構，提供少數族裔支援服務。Mukeh 認為成效不大，「機構開辦的語言班程度太淺，只有簡單的日常用語，對就業沒有任何用處」。



▲服務機構會聘請少數族裔人士，阿文是其中一個例子。（莊禮傑、紀思清攝）

記者曾致電五間委託機構之一的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得悉其語言課程普遍分有三級班別，學費全免，但課程多數集中在尖沙咀。課程時間的選擇少，初級課程每季有兩個時段供服務對象選擇，中級有時一至兩個，而高級近期更沒有開設相關的課程。

本報記者翻查僱員再培訓局資料發現，當局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課程共有 34 項，當中包括保安、修甲等科目，課程以英語教授。但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多語言教授的課程只限入門級別，「進階課程只用中文教授，少數族裔人士根本聽不明，會窒礙他們的事業發展」。他認為，政府可投入更多資源，聘請懂英語的導師來教授進階課程，「考牌照的課程最急需英語教授，我曾聽過有尼泊爾人想做技工，但因語言障礙而考不到牌」。

政府拒放寬標準請少數族裔

少數族裔難以獲得相關的技能牌照，更難投身政府部門。本港現時有約 500 名非華語公務員，佔整體公務員不足百分之二。張超雄指出，警隊曾推出計劃，調整中文考核要求，令少數族裔考生能較公平與其他競爭，增加成功入職的機會。他建議政府參考美國做法，按少數族裔的人口比例聘請相應數量族裔人士，或放寬部分職位的中文要求，鼓勵少數族裔就業，並起帶頭作用，令私人公司更願聘請少數族裔人士。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早前回應傳媒指，訂立聘請少數族裔人士比例等標準，亦非實際可行的方法。而降低書寫中文的要求，會對具一定中文書寫能力的少數族裔求職者不公。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為南亞裔人士提供支援服務，其社工梁詠婷形容，政府在少數族裔政策上，完全欠缺前瞻性，「根本沒負起照顧少數族裔人士的責任」。她舉例，現時由政府資助，有提供相關服務的中心服務年期有限，受助機構在數年後要再申請資助金。她續稱，政府認為沒需要，便終止資助，要求當局再審視相關制度。



▲張超雄指第二語言政策要成為大學入學門檻。（莊禮傑、紀思清攝）

第二語言未成大學入場券

2014 年《施政報告》中建議，下學年起為少數族裔學生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每年撥款約二億元，讓校方特別設計教材、按需要聘用少數族裔教學助理、分班教學等。有立法會議員指政策不清。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相關政策模糊不清。政府只提出會於新學年，在高中分階段，為少數族裔設應用學習（中國語文），內容與資歷架構第一至三級掛鉤，但未交代相關政策是否與文憑試的必修科中文科看齊。他強調，大學收生時，不會考慮資歷架構。新政策必須成為大學入學門檻，保障少數族裔學生升讀大學，增加他們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否則代表「未解決」問題。

社工梁詠婷則表示，「中文第二語言學習」由幼稚園做起，於幼稚園及小學階段，為少數族裔生「補底」。她指若支援足夠，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將在中學時期與本地生相若。她又強調，政策最重要是有認受性，提供平等的升學機會予少數族裔人士。



▲現代有未滿月的初生嬰兒已經開始認字學英文，為入讀名校幼稚園而鋪路。(薛靖攝)

競爭加劇 幼兒提早起跑

現今家長不想子女「輸在起跑線上」，從他們出生的那一刻起，已為他們報讀不同類型的興趣班。有家長甚至希望初生子女學得愈多、愈深愈好。可是，回顧八、九十年代，那時並沒有相關興趣班。有教育學者解釋，社會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育兒方式，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同時亦指出自從香港回歸後，港人面對的競爭愈來愈大，有家長害怕子女將來失去競爭力，所以紛紛讓子女提早起跑。

子女的培育方法，是每位父母的必修課程，怎樣才是最恰當的育兒方式？八、九十年代時，不少家長以「天生天養」的方式培育下一代，孩子能夠報讀一兩種課餘活動，已經算是很奢侈，學生放學後，不外乎到公園與朋友玩樂。但現在，有未滿月的初生嬰兒已經開始認字學英文，九個

月就上學前預備班，兩歲就報讀多個幼稚園面試班，為入讀名校幼稚園而鋪路。

興趣班為「興趣」？

廿四孝媽媽張太育有兩位小朋友。長女現時六歲，張太在她一歲半

時報讀英文學前班，於2010年9月結束。張小朋友亦有上劍橋證書課程及普通話班，現在已經沒有學。她現時為女兒安排了鋼琴、長笛、合唱團、中國舞及水墨畫班。張太為女兒報讀不同的興趣班，各有原因。一來香港兒童合唱團收了張太的女兒，二來她覺得很「抵讀」，三來想小朋友有團體生活，四來小朋友喜歡唱歌，所以順理成章地參加合唱團。張小朋友自己本身喜歡中國舞，所以今個學年開始學到現在。

而張太覺得將來「設計」是很重要的，畫畫更可以幫助小朋友發揮想像力、創作力，所以需要從小培養子女。張小朋友今個學年開始學水墨畫。「水墨畫是我要求老師讓女兒試學，女兒本身好像很不喜歡，很難才能畫出作品，但後來培養到她喜歡畫。」鋼琴及長笛方面，張太認為，學習樂器可以幫助到小朋友的數學，



▲張家華認為，「現代家長不是想贏在起跑線，而是不要輸在起跑線」，故一早就為孩子報讀校外課程。(林綽姿、黎明芝攝)



▲譚太（後左一）認為興趣班要因應孩子的性格而報讀。（受訪者提供）

以及腦部發展。總括而言，張太認為幼稚園學生不報讀課程會比較悶，「我只是不希望女兒整日待在家中。除了做功課，就無事可做，試過暫停不去興趣班，我發現她在家很無聊。她又不可能整天睡覺」。

「人報我又報」

另一位廿四孝母親譚太育有一子一女，現時分別九及四歲。女兒三歲半時，譚太安排品格、普通話、跳舞、英文拼音和英文話劇班，一星期上一堂，每堂約一小時。她對現時的育兒方式大感無奈，「其實報讀不同興趣班是大勢所趨，看到別人的父母都為小朋友報讀大量課程時，我就會害怕如果子女沒有報讀，就會失去競爭力」。

填滿入讀小一報名表

報讀大量興趣班另一個好處，就是能填滿入讀小一的報名表。張太認為，「有時候報讀課程是逼不得已，不參加才有問題。因為孩子升讀小一是需要填寫簡歷、證書和獎項等。如果他們不參加課外活動，簡歷表就會空白，會影響入學面試的印象分」。

幼稚園家長惡性循環

有報道指幼稚園考核愈來愈艱深，導致家長提前催谷小朋友。但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礎教育部二級講師林家慧認為，幼稚園和家長是互相影響，她承認現時幼稚園的收生要求提升了，特別是較受歡迎的幼稚園，「家長想小朋友讀最好的幼稚園；幼稚園想收最好的小朋友，希望小朋友升學派位會更好。這變相為比賽，家長行前一步，幼稚園

又進一步，然後家長為了迎合幼稚園再行多一步，兩者惡性循環」。

社會轉型 要求更高學歷

林家慧補充，新一代家長很重視孩子的教育，「不是說上一代不着重，而是社會結構有所轉變」。亞州兒童教育協會主席張家華認為 1997 年是社會的轉型期，回歸後中港交流不但愈來愈頻繁，而且各國的資訊流通亦愈來愈快捷，香港人需面對各國優秀人材，「香港人的競爭者是全世界，特別是中國。新一代的家長意識到這種轉變，所以他們更重視小朋友的學業發展，想盡辦法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林家慧指，「很多家長會特別為小朋友選教授兩文三語的幼稚園，即使每月要五至六千元學費，家長亦會『爭崩頭』」。張家華亦表示，「八十年代，香港人普遍認為學好英語才是最重要；但現在兩文三語只是基本，除了英文、中文和普通話，幼稚園的小朋友最好學多種語言，部份已經開始學法文」。

「不想輸在起跑線」

隨着經濟不斷發展，新一代的小朋友能夠享受較充裕的物質生活。張家華表示，父母學歷提高，家庭環境

逐漸改善，能夠投放更多資源於小朋友身上，「現代家長不是想贏在起跑線，而是不要輸在起跑線」，故一早就為孩子報讀校外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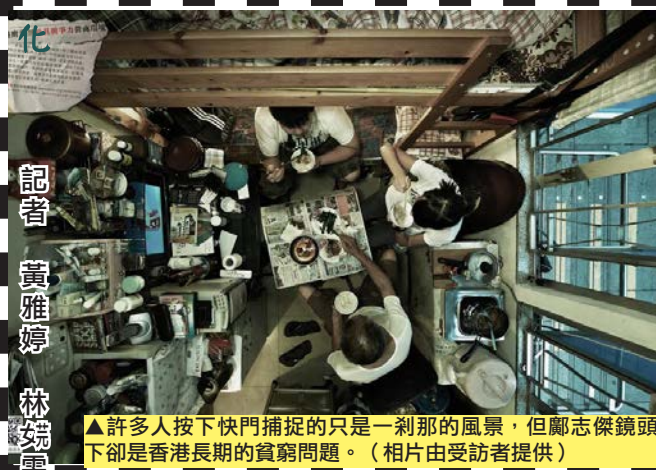
育兒大不同

每位父母有不同的育兒方式，張家華認為育兒方式無分對錯。有家長選擇為子女報讀興趣班，未雨綢繆；亦有家長選擇順其自然，讓子女於無壓力的狀態下成長。

張太認為現時的育兒方式與以前有很大分別，「在我的年代，即是七、八十年代，家人不太管我們。學校的功課又不多，我主要都是自己溫習，沒有甚麼課外活動參加，閒時就會與哥哥姐姐一起玩」。可是，現代社會要求小朋友做所有事情都要快少，甚至快很多。」

另一位廿四孝媽媽林太生於七十年代，回想起小時候，一般只是讀書，沒有太多興趣班。父母亦忙於工作，甚少抽時間陪伴她，「我們最多只是到附近的公園玩，不像這一代的小朋友，小時候已經有出國的機會。」她認為子女快樂地成長比競爭力更重要，所以林太只為三歲半的女兒報讀了芭蕾舞及合唱團，「我主張順其自然，不會為女兒報讀太多興趣班，女兒喜歡我才讓她繼續學」。

	興趣班	上堂次數	何時開始	何時完結
張太女兒	學琴	每星期半小時	上年 3 月	現在仍有上堂
	長笛			
	合唱團	每星期一小時	今個學年	
	中國舞			
	水墨畫			
	劍橋證書課程	不詳	2013 年 8 月	2014 年
	普通話		2013 年	2014 年
	英文學前班		2009 年	2010 年 9 月
譚太女兒	普通話班	每星期各一小時	2014 年	現在仍有上堂
	跳舞班			
	英文拼音班	一星期一堂約 1 小時	2013 年	2014 年
	英文話劇班			
	品格班			
林太女兒	芭蕾舞	不詳	2013 年暑期	現在仍有上堂
	合唱團		2014 年	
	學前班	星期一至五	2011 年	2014 年



▲許多人按下快門捕捉的只是一剎那的風景，但鄭志傑鏡頭下卻是香港長期的貧窮問題。（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黃照達表示，當時佔中人士請他幫忙設計運動標誌時，他二話不說便答應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重建菜園村》突破了傳統聲。（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藝術無邊際

當藝術走近社會與政治

「藝術為政治服務」一句令人想起極左時代的文革式口號。爲了不願看到為政治而服務的「墮落藝術」，我們都寧願捂住耳朵，閉上眼睛。但今天，一群藝術家以他們熟悉的方法刻劃社會足跡，一再走近政治，關心社會。攝影、戲劇和漫畫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它們的主人却有著同一想法——以藝術服務社會。



▲鄭志傑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行人駐足欣賞和拍照，成功喚起社會對貧戶住屋環境的關注。（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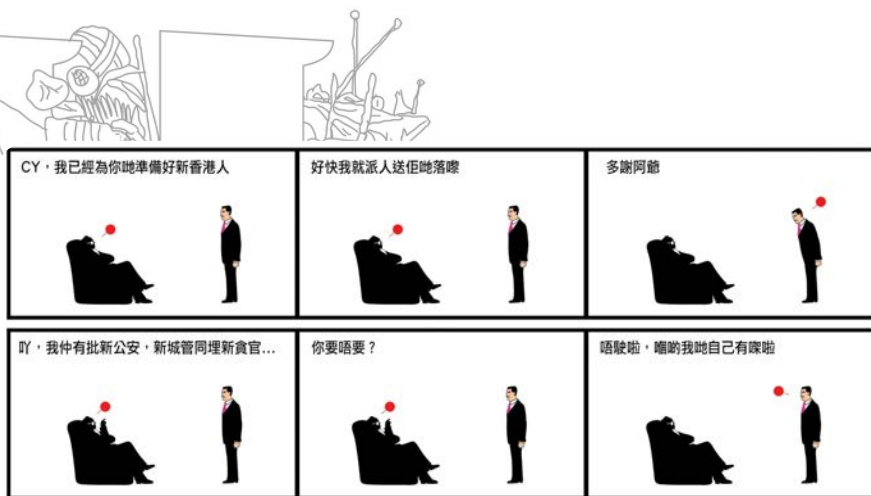
▼強烈的貧富對比，原來一張相片已勝過千言萬語。（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鄺志傑的設計圖（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胡海輝希望重建菜園村能令觀眾反思人與空間的概念。（黃雅婷攝）



▲黃照達希望自己的漫畫除了讓香港人發洩對社會不滿的情緒外，亦可以令人「多想一點點」。（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炎熱局促的環境、長滿佈木蚤的床板、狹窄的房間、與蟲同眠的夜晚.....陽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鄺志傑從光鮮亮麗的商業世界，走進香港基層的生活環境，為的是拍下基層市民的貧窮與辛酸。

不一樣的攝影 不談商業的廣告

一個讓富人體驗窮人生活的真人騷啟發了鄺志傑這次作品的靈感。他發現節目能具體地反映貧窮，於是靈機一動，透過相片與模型把貧窮展現人前，希望令更多人關注貧窮戶的生活困境。為了營造對比，他更將籠屋製成模型放置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

外，「如果把籠屋放在深水埗根本無意思，只有在香港最富庶的地方展示小型籠屋，突出強烈對比才會喚起人們最大的反思」。

「人人都需要糊口養家，但我認為除了賺錢，也應該抽空為社會做點有意義的事。」這輯劊房相片和小型籠屋，都曾經令不少人停下腳步，回頭看看這群被社會遺下的人。他認為，這次展覽不可能改善劊房戶的困境，但只要得到社會關注和傳媒採訪，引起一連串反應，會令更多人了解貧窮戶的生活。

鄺志傑說，以往香港人只著重賺

錢，現在大家關心政治，是健康的現象。他又說，「有些人可能覺得社會政治化是不和諧的表現，但香港過往的和諧只是『表面和諧』而已」。他鼓勵港人要不平則鳴，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戲裡故事 戲外人生

在香港回歸中國那年，劇團「一條褲製作」上演了一套名為「玩反轉」的舞台劇。故事主角有天起床後發現生活的「方向」全變了樣，例如開水龍頭由原本的左轉向右變成了右轉向左，連扶手电梯的左上右落都變成了右上左落。

「這套舞台劇希望給人一個深刻反思，就是當甚麼東西都反轉了，人應如何自主。在1997年上演『玩反轉』有很強烈的政治影射意味。」一條褲製作藝術總監胡海輝認為，戲劇除了是一種娛樂，更應使觀眾反思社會與人生。

於是，他們上演「美國蝦」時，找來「樂思會」教育公眾「甚麼是公平貿易」；上演「最危險的時候」，他們和台下觀眾一起談論國民教育科的愛國問題；上演「三審王爾德」時，他們找來同志機構與學者談論同志平權；上演「重建菜園村」，他們設立工作坊，講述人與空間的關係，從訪問到整理資料，都由劇員親自深入菜園村查訪所得……胡海輝認為，活在香港仍有政治潔癖是件很傻的事，他深信香港人會漸漸覺醒，不喜歡政治的人終有天會明白人人都需要參與政治。

胡海輝回憶70、80年代的香港，當時一套由香港話劇團策劃的舞台劇「餓虎狂年」，就因內容牽涉「英國」，未公演已被「有關人士」抽

起，「港英時期也有政治審查，任何年代，任何國家都無可避免有政治審查。」。

「一條褲製作」於去年五月曾上演名為「最危險的時候」的舞台劇，講述中國國歌填詞人田漢的精神與一生。他認為，那套劇的政治意味比《紅樓夢》更濃烈，提到文革與愛國的定義等敏感話題，但他無懼政治審查，更鼓勵藝術創作者不要畏懼，更不要自投羅網、草木皆兵。胡表示，「這樣的小眾戲劇未必人人受落，但只要有人喜歡，我們都會堅持做下去。」

漫畫中天使藍的民主海

提到佔領中環，除了「佔中三子」和「愛與和平」，另一使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隻獨站在圓圈上的天藍色小鳥，眼前這位穿戴整齊的年輕美術科教授就是這隻民主鳥之父——黃照達。他冷靜溫和，畫如其人，不溫不火，刻意不用激進主觀的用字，不想挑動讀者的情緒，「我希望他們看完我的漫畫會有反思，不是笑完罵完就算」。

為了保持獨立的思考，黃照達沒有刻意結交政黨中人。他對佔中存有好奇，是因為它非黨派活動，「以人為單位，鼓勵我們思考自己想要的是怎樣的未來」。他設計的佔中標誌，沒有一群小鳥，只有一隻堅定的小鳥站立在空中的指環上，又故意用上天使藍，「這種藍色不一樣，它顯得和平、溫和，這是我所喜愛的，也是當前香港人可能需要的」。

除了為佔中設計標誌，黃照達亦是著名政治漫畫專欄「嘖嘖格格」的作家。在他的漫畫中，除了特首、官員外，也常常把兒子畫進漫畫中，「兒子的出生令我想多了許多。他是個『新人』，對他來說，這個世界無比新鮮，我希望能親自告訴他有關這個世界的一切，例如公義是甚麼？政府又是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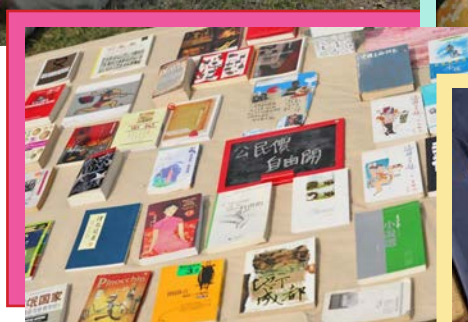
他又認為，生活與政治密不可分，「活着逃不開政治，不看電視也可以是政治，因為這不只是個人的決定，而是不滿黑箱作業而作出的表態，「就連我和仔仔之間的相處也有可算得上是政治」。



▲黃照達的親子漫畫除了有父子溫情外，還涉及不少對社會的重新審視。（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漂流地攤 講心不講金



在草地上打開一張野餐布，隨意地放上幾件從異地帶來的小物、幾張唱片、幾本二手書，就可以開檔。地攤上的東西大多免費，攤主主要目的不是做買賣，而是想透過分享故事、音樂，將一直生活在同一空間裡的鄰人連結。所賺的不是金錢，而是一份懂得分享的心。

／／ 在香港這片石屎森林的夾縫裡，尚有幾片生機盎然的郊野，讓生活忙碌的城市人停下腳步圍坐，悠悠聽著與自己不相關的故事，與素未謀面的人「以物相會」。

故事地攤 草席上的漂遊幻想



▲ 十二月故事地攤還會收集參加者的故事。(由受訪者提供)

- 1 陶子健(前左一)和何佩佩(前左二)向地攤參與者分享自己的經歷。(由受訪者提供)
- 2 陶子健(左)和何佩佩(右) 去年出發去冰島HEKLA 火山。(由受訪者提供)
- 3 兩人特別喜歡這個「招牌式笑容」，可以讓自己忘掉旅途上不快的事。(由受訪者提供)
- 4 在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兩人了解到南美大與大自然的關係密切。(由受訪者提供)

地攤上擺著旅行途中所獲的物件，這些物件連結著旅人的故事。聽眾只要隨意拿起一樣，攤主就會娓娓道來有關的經歷、獨特的感受。攤主多數都是背包客、外地打工度假者、義遊(國際義工)。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來聽故事的，攤主並不收費。故事地攤主辦人丁了深信，故事地攤與旅遊講座最大的不同是，路人可能席地而坐，漫無目的地聽故事，攤主亦不須要刻意鋪排，隨心地分享關於出走流浪的回憶。

丁了本來就喜歡旅遊，他希望每一位參加者聽完旅行者的故事之後會覺得好像觸了電、得到獨自去旅行的勇氣。他憶述有一位參加者聽了一個攤主的印度故事後，去完旅行回來之後變成攤主，分享經歷。丁了很滿足故事地攤能夠激發到這種感染力，「令我更相信做這件事（故事地攤）是對的」。

一起出走的浪漫

故事地攤每次都會在不同的草地舉辦，希望可以吸引參加者去平日不會去、但很美麗的地方。「很多人以為旅行，就是自己身處以外的地方遠行。其實旅行的目的地並不是太重要，只要用不同的生活節奏去重新感受這個城市的氣息，都可以在自己的居住地來一趟旅行。」

這個信念就成功吸引了陶子健和

何佩佩主動加入，兩人組成的「I'm not a backpacker」至今已擺了兩次攤。他們在過去兩年以背包客形式到訪北歐兩個月和中南美洲三個月。陶子健認為在草地擺攤，撇除裝潢、美食，氣氛更自由輕鬆。他仍記得有別攤攤主帶來了澳洲的迴力標，即場玩起來。他笑說，「草地對香港來說很矜貴啊！十二月時擺攤才知道樂富配水庫有個這麼大的草地。」

何佩佩更因要準備擺攤而深化自己的旅行回憶和感受，他們所選的都是旅途當中隨手撿來的，如旅舍的小物，而不是買得到的手信。他們感慨「香港所有東西都要用錢去買，很可惜。故事地攤就好像是一個代言人，真正實踐了分享。」他們相信每個參加者也是有心人，「聽眾是預備了來聽故事的，想聽的就是經驗，而非旅行花費、資料。」藉着交換旅行中的所見所聞，陌生人變成志同道合，是一種不奢侈的浪漫。



▲ 1



▲ 2



I'm not a backpacker



▲ 3

▲ 4



流動唱片攤 盛載音樂途人夢

攤主陳車轉換了漂書的概念，以借出唱片的方式去分享音樂。漂碟是她跟陌生人的一個小遊戲，一個對自己和陌生人信心的測試。在交換唱片的過程中，與不認識的人聊天是令陳車最享受的事，「以前會和鄰居聊天，但現在的人不會這樣做，我希望可以透過漂碟去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被問到如何相信一個陌生人會好好保管唱片，陳車笑言自己早已預料有些人不會認真看待這件事，也作好了遺失所有唱片的準備，但當中亦有預料之外。地攤來到不同

的地方，陳車皆可以看見同一個身影，「有個約十餘歲的女孩，由第一次擺攤至今都有參與。她每次也會靜靜地坐在一旁聽音樂，待上一小時左右就會借幾張唱片回家」。陳又提到每次有人前來歸還唱片的時候，都令她很溫暖和感動。只因那個陌生人沒有辜負她的信心，再次回到這個流動唱片攤了，「遇上這樣的人，是令我繼續擺攤，堅持下去的理由」。

過往參與「免費擁抱」的活動時，陳車曾遇到一個不快樂的女孩，但輕輕的擁抱改變了那女孩的心情。陳車反被女孩的反應感動，也發現了陌生人之間也可以有交流。所以她樂於這些免費的分享，「如果我說借碟要付五元，那人就會覺得理所當然地

接受服務。但若是免費的，他們反而會覺得害怕，亦不會明白為何有人不提及金錢」。陳坦言自己也是個經常消費的人，但她試著以漂碟的方式去「擊退消費主義」，想著告訴他人「生活其實還有很多可能性」。



漂流書攤 二手書可貴不昂貴

一本本書，印有不認識的人翻閱的痕迹，現在漂流到你的手中。「卜tatat」由艾菲和吳若琪拍檔，收集了近百本二手書。讀者可以靜靜地打書釘，或以書換書。雖然現時接觸到的都只是小眾，但她們希望書攤可以吸引人逗留享受閱讀，而不是只有匆匆過客。

堅持四處漂流 逐點感染更多人

有部分書是只送不賣、有些可以由讀者自由定價買。曾有一位讀者在攤上看到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竟以原價買走。

同時，亦遇到一些古板想法的人，「他們以為擺在街邊、地下的都不值錢。」又有人會不置信地問「真的可以拿走？不要錢？」他們都再三

回應確是免費，吳更補充「漂書就是希望讓人們知道，消遣不一定是消費，東西無價在於可貴而非昂貴。」

在公共空間擺攤，執法人員一到便劈頭講不可以做什麼，又質問屬於什麼組織。「為什麼其他城市可以有很多地攤活動，而香港就十分稀少。」吳不理解香港為何只有「不可以」的指示，而沒有「可以」。「我們身處的空間如果無耐性去醞釀生活，這樣是窮得只有錢！」

不隸屬於任何組織，唯有一個個自發舉辦活動的平凡人；沒有廣大的宣傳，唯有一次次口耳相聞或透過網上發放消息；不冀「流攤」遍地開花，只盼能夠保持它的本質。地攤繼續在城市中漂流，他們都不知道何時才是終結。各攤主試帶出不同的信息去感染不認識的人，但相同的是他們的那份純粹。當你某天經過地攤時，可以嘗試走近，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帶走一個故事、一次交流，都將會成為你心靈上最大的滋潤。



- 5 陳車(左一)說即使不懂得音樂也可以坐下來一起聽歌說笑。(由受訪者提供)
6 借碟只需留下簡單的聯絡方式，以及歸還的責任心。(由受訪者提供)
7 卜TATAT希望途人可以花點時間坐在草地上看書。(由受訪者提供)



中大醫學院開荒牛 霍泰輝 醫海滄桑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霍泰輝上世紀 80 年代加入中大，成為推動醫學院發展的先行者。多年來培育了不少醫科人才，桃李滿門，中大現任校長沈祖堯也是他的門生。去年，更從中大醫學院院長搖身成為中大副校長，霍泰輝用妙手仁心寫下醫海沉浮 30 餘年的醫者歷程。

霍泰輝 70 年代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後於中大獲取醫學博士學位，專研新生兒科，學成後在英國、加拿大行醫數年，是國際享負盛名的新生兒科專家。1981 年，中大醫學院成立。三年後，霍泰輝毅然回港加入中大醫學院兒科，在威爾士親王醫院懸壺濟世的同時執起了教鞭。

不懼艱苦 毅然返港

作為中大醫學院的「開荒牛」，當時擺在他面前的無疑是一個「爛攤子」。他回憶，當時醫學院連教室都沒有，只有四年班的學生才有自己的教室，「條件很艱苦，我們真的就是開荒牛」。

與此同時，成立僅三載的威院條件也不盡人意，他在辦公室裡比劃着那時的診療室房間的大小。據他所說，放入一台診療機器便無其他空間，唯有把門拆掉才能有空間站人。這樣的條件和國外醫院的環境有着天壤之別，然而，霍泰輝也沒有心生悔意，「心情並不複雜，只是想着怎樣為病人好，想回香港幫助香港的病人。」

鑽研兒科 醫者童心

霍泰輝早年做實習時，抽籤抽中兒科部門，後來由於喜歡小朋友，便一直在兒科工作。他表示，給小朋友抽血後，小朋友會很討厭醫生，所以當時他口袋裡都裝着玩具，還要扮鬼

臉來逗他們開心，小朋友便會笑逐顏開，他打趣的形容這叫「摒棄前嫌」。

畢業後，霍泰輝的專業領域主要在於新生兒方面，新生兒一個常見的毛病是吸入胎糞，即新生兒在母親體內時，誤吸糞便入氣管引致無法呼吸。就從前的醫療科技而言，要解決這個問題通常只有一種辦法：就是把一根導管伸入嬰兒體內，然後醫生用嘴吸出胎糞，霍泰輝形容為「鹹鹹的，腥腥的，但是不臭」。而現在已有了專門的導管，他卻認為效果還沒有人口那麼好，「當時我們這一代的兒科醫生幾乎每個人都這麼做過，現在可惜了，你們這一代人享受不到了」。說到這裡，他不禁哈哈大笑。

新生兒科是醫院一個甚為缺乏人手的部門，常年加班工作，霍泰輝的太太也有過微言，曾抱怨丈夫甚少時間陪伴家人和孩子。當時他們夫妻倆問孩子長大後想做甚麼，沒想到孩子回答：「除了醫生都可以，做醫生太忙了。」身為兒科專家，朋友們生女添子時自然會找上門來，他哈哈笑道：「我都早過朋友們的太太見到他們的小孩」。

不眠不休 救死扶傷

早年行醫時，香港醫院人手嚴重匱乏，「當時一個醫生一晚上要看 50、60 個病人，因為沒有化驗室，檢查、化驗、穿刺、看顯微鏡全部都要我們自己做」。他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工作，從早上七點，通宵工作到第

二天早上七點，然後繼續奮戰到當晚七點才結束，連續 36 小時為病人就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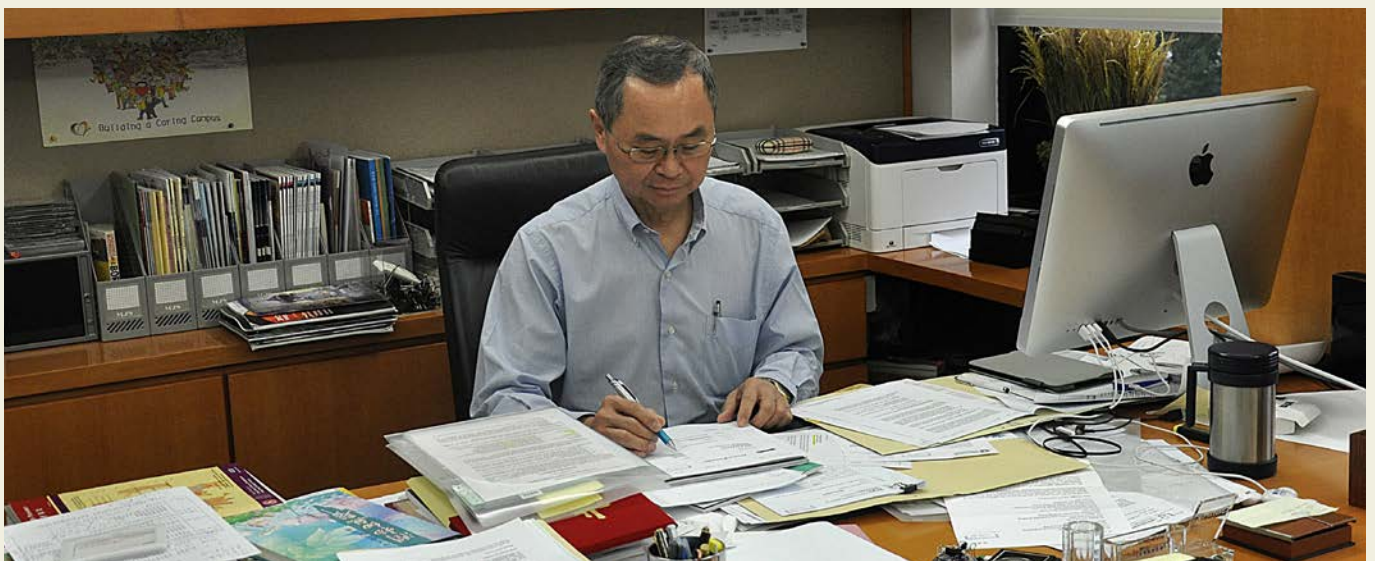
碰巧那晚上，測量血液中氧氣含量的醫療器材壞了，他只能從沙田威爾斯醫院開車將樣本送到港島的瑪麗醫院，如是者，一夜往返六、七次，他笑道：「當時我給病人插針管插到睡著，護士知道我太累了可能叫不醒，只能替我插針。」

除此之外，當時的醫院血液樣本一包都比較大，而且血包不能分開用，霍泰輝所在的兒科經常需要輸血但用量較少，為避免浪費，他總是抽自己的血給病人，「當時我們叫這樣的醫生做 walking donor」。他摸摸自己的手臂，淡淡的說：「現在我手臂上都隱約有當時針孔的印記。」

兼顧行政 不捨醫道

中大醫學院從零開始到現在成立逾 30 載，霍泰輝回顧過去，從當上院長乃至副校長後，他不諱言要承受許多人事壓力，「有時候覺得很無謂，有時候還是有趣的，其實也有意義」。

自去年一月出任中大副校長，既面對繁重的行政工作，又要看症，他本來在辦公室放了個微波爐，打算閒時簡單煮食，卻從未用過，多數時候仍是在泡杯麵。從醫生到老師到副校長，霍泰輝的醫海生涯已向 40 載春秋邁進，而且並未打算息息。



▲在這間辦公室裡，身為中大副校長的霍泰輝主要完成與人會面、策劃發展等行政工作。（陳哲攝）

深山裏的 「綠色野人」

如 果要你從由今天開始起，只用清水洗澡，不用冰箱雪櫃、洗衣機等家電，居於田野之間，以柴火煮食，你可能會覺得生存不了。但莫皓光（野人）一直都過著這樣的生活，不但不介意吃別人剩下的食物，就連自己的婚禮都堅持在田園的懷抱下進行，是個名符其實的「綠色野人」。

莫皓光

莫皓光自稱「野人」，代表自己選擇了非城市人的生活。莫曾因吃別人吃剩的薯條，而被傳媒廣泛報導，野人之名旋即流傳。很多人都覺得匪夷所思，對他來說，卻是一件平常不過的事。「我沒有考慮過衛生問題，『食得唔好睇』，自己隨時隨地遇到這個情況都會這樣做，並不是一次、兩次的事。」

港大學生 放棄物質

雖然他畢業於香港大學，不過他卻選擇放棄物質的享受和金錢的追求，搬到田野，日出而耕，希望身體力行，推廣綠色生活。莫因常在戶外，皮膚亦被太陽曬得黑黝黝，一頭陸軍裝的髮式，連衣著打扮都不加修飾。

善用科技 推廣綠色生活

雖然野人為了環保，生活十分簡樸，但不代表他與世隔絕，他擁有智能電話，也有 Facebook。他認為，環保不是反對文明，但我們亦要知道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必須的。「環保可以很簡單，很多東西是可以不用的，例如洗頭水、淋浴露等，晚上早點睡，不用開那麼多的燈，用完的碗先沖水再洗，已算是環保了。」

拾取別人不要的傢俬

野人住在工作的農莊之中，農莊離大廈和屋邨並不遠，走進他的家中，感覺特別寬闊，原因是他家中的傢俬很少，「傢俬全都是別人

棄置，我就拾回來，或是別人送的。」除了電腦和文儀用品外，我們覺得不可缺少的電器，如冷氣機、電視、洗衣機、雪櫃等，都不可能在他家找到。一張蚊帳幕床、一台茶几、兩台電腦和工作枱，已是生活的全部。

由城至鄉的染綠之路

野人中學時期都是如一般城市人一樣，「打機、吃外賣、開冷氣、看電視」，直至高中，有一次他見到電視播放堆填區飽和的情況時，才開始感覺到環保和自己有很大關係。他認為，「如果堆填區飽和，全屋都是垃圾，那就『大鑊』了。」

他本着對自然和環保的興趣，



▲野人以單車漫步，遊走在鄉村小路之中。（陳展希攝）



▲許晞妍受到莫的感染，希望將來加入環保教育的工作。（陳展希攝）

參加坊間有關環保和生態導賞的課程。在自然協會舉辦的課程中，遇上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亦明白到自己對大自然的熱愛，「課程中有一節叫『與大自然談戀愛』，當時我很好奇，因為不像其他觀鳥、紅樹林等，明確知道是學什麼的。

原來，這節課就是帶我們到大自然遊玩，讓我們能真正喜歡大自然」。因為這些大自然的體驗，讓他以後創辦社會企業「自然脈絡」時，就以「知、情並重」的理念去進行環保教育，結合生態知識和情感教育。

綠色婚禮 別開新面

環保亦為他牽起紅綫。莫一年多前結婚，和太太鄭佩珊（阿牛）的

綠色婚禮最為人津津樂道，同樣熱愛自然的野人和阿牛在 2004 年自然協會的導師課程中認識，兩人有著著相同的生活態度，堅持過著簡樸的綠色生活，就連婚禮他們都選擇了在自然學校、大樹的環抱下舉行。不僅禮服是向友人借來的，喜宴亦全是素菜。野人表示，「很多人認為環保就是不辦婚禮或很寒酸，這次的綠色婚禮是希望兼顧到傳統，得體之餘，同時留下一個獨特和浪漫的回憶，讓人知道婚禮不一定要用錢堆砌而成」。

婚禮上，他們交換的不是鑽石或金銀戒指，而是用草編織而成的「草戒」。「婚禮翌日，我已經把草戒指拋到田裡分解，很多人認為戒指留在手上，見到才叫好。其實，只要我們還在這個世界，都可以感受到戒指的意義。」野人和太太的親朋好友都有到來，見證他們的綠色婚禮，被問到家人是否接受這種獨特的婚禮形式，他指家人都已經

習慣兩人的綠色生活，「如果不是這樣，家人才會覺得奇怪」。

受野人感染 加入綠色新力軍

愛情事業兩得意，工作上亦找到接班人。莫皓光指出，自己現在已經很少帶團，主力培養新一代的導賞員和進行推廣的工作。正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讀配藥、「自然脈絡」兼職員工許晞妍直言，自己是受到其感染。野人曾以金融業為例向她解釋，「那麼多人做地產、賣保險，多我一個不多，但環保少一個就少一個」，令她希望繼續做與環保、自然有關的工作，為環保出一分力。許晞妍笑稱，「他這個人雖然都挺『騎呢』，但他的說話我又會認同。」

在未來，野人打算教導老師，讓他們知道知識型的環保教育是行不通，必須像自己般身體力行。



▲莫皓光的家中放着結婚照，並以綠色婚禮延續他們環保的信念。（陳展希攝）



▲除了電腦和打印機外，野人家裡沒有一件電器，傢俬也很少。（陳展希攝）

病童補習班

按能力施教

長期病患學童康復出院後，從醫院走回學校，面對後遺症的煎熬的同時，又要重新適應規律的校園生活，容易拖慢學習的步伐。有病童指出，長期病患令她不能長時間集中。有志願機構舉辦有別於坊間的補習班，因應病童的特殊需要，編制合適的時間表，幫助他們追上學習進度。



訪問當日，老師正為許欣琪補習英文。（洗漢權攝）

中五學生許欣琪，四歲時確診患有急性淋巴血癌，十多年來進出醫院定期覆診。她的學習路途可謂波折重重，在小一停學入院治療，兩年後出院，重返校園讀三年班，直到小五考呈分試時，又病程轉差，需入院治療兩年，痊癒後再重新入讀五年級。

曾經接受化療的琪琪，留下骨枯和白內障的後遺症。為了方便覆診，她由將軍澳搬到沙田居住，又要時常遲到早退，錯過課堂，以致跟不上教學進度。琪琪表示，長期病患學生體力較差，不能長時間學習。她憶述初中時讀英文跟不上學習進度，讀歷史科尤其吃力，該科老師得知她曾患病後，向她笑稱：「難怪你經常不懂回答我問題。」

琪琪 2015 年便要應考公開試，壓力倍增。她一直有參加「生命小戰士會」舉辦的補習班，認為補習班的老師關顧到學生的學習進度及能力，「一對一教學照顧需要」。她又指，坊間的補習班大多以六至八人一組，但自己的能力不及同級水平，怕被人取笑。

義工比教師細心教導

針對接受長期治療學童及跟不上學習進度的康復者，「生命小戰士會」開辦補習班，導師主要是由退休老師以義務形式擔任。考慮到學童或會受健康影響難以定期補習，所以學生沒有特定的上課時間。

「生命小戰士會」在 2002 年成立，名譽會長阮文賓當年大力提倡在醫院補習。他指，以往醫學科技尚未昌明，患有重病的學童存活率不高，如今即使患血癌，都有高達八成的康復率。他慨嘆，愈來愈多的康復學童，他們重返校園後面對的困難卻受人忽視，「若他們無法跟上教學進度，難以在香港這知識型社會生存」。

他表示，本想在麥當勞之家籌辦補習服務，但當時正值沙士，他擔心人流多的麥當勞之家會成為傳染場所，於是計劃暫時擱置，直到 2009 年，終於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癌症中心的閣樓展開服務。

補習中心雖然並不寬敞，但亦有康樂休閒設施。(余庭瑋攝)

阮文賓指該會提供的補習服務有助兒童改善學業，令他們日後不用多從事低學歷工作。(余庭瑋攝)



身兼香港中文大學兒科學系名譽臨床教授的阮文賓深明長期病患學童有不少後遺症，需耐心教導。所以他從一開始便招募義工，而非用錢聘請教師，因為他知道義工老師一定會有心去教導學生。他表示，病童補習服務發展迄今五年，運作已上軌道，惟現時教學地方細小，難以做得更好，將來有機會，必另覓地方擴展服務。

注意教學速度及內容

東華三院亦為住院學童提供同類型補習服務，就讀大學二年級的陳以提，去年暑假在東華醫院替住院學童

兼職補習，她表示，住院學童較易感到疲累，導師需要注意自己的教學速度和內容份量。曾擔任普通補習導師的她，亦有調節自己的教學方法，「任教一般補習班，可以兩個小時不停教導，但在醫院，我會讓學生完成簡單目標後小休一會」。

陳以提強調，會在課堂上鼓勵病童主動表達自己的需要，並因應他們的意願，而非考試時間表教學。她認為，住院學童需要定期而且有系統的課業跟進，頻密程度可以較低，但不能「時有時無」，否則對他們幫助不大。

「生命小戰士會」位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癌症中心的閣樓。(余庭瑋攝)



病童教育不可忽視

香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李楚翹指出，礙於普遍人認為「有病就需要休息」的想法，香港對患病學童的教學照顧模式是較保守。反觀外國，長期病患學童在接受治療期間，可一面學習和參加康樂活動。

她補充，外國的醫院開設課室，又在走廊和病床放置富教育意義的圖書和電子遊戲，供病童學習和消閒。

她認為，本港醫院的兒科部門只是環境較色彩繽紛，並無關顧學童學習需要。她說，病童跟不上學術成績，同時亦面對極大的心理壓力，感到自卑和受孤立。

李楚翹認為，如學童能在醫院重拾書包，有正常社交，使他們心態上不再受限於醫院的環境，這種綜合治療對他們心理上 and 成長有莫大幫助。



▲「生命小戰士會」在癌症中心舉辦免費補習服務，去年服務了162人次。(余庭瑋攝)

近年幼稚園的入學率接近100%，差不多每個家長都讓子女入讀幼稚園，而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會研究實施3年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幼兒教育的需求定必大增。但當中對於幼兒特殊教育的支援則顯得有所不足，無論在最基本的識別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教師的培訓，以及對家長的支援上都問題多多。



▲林家慧建議教師在修讀幼兒教育課程時，亦需另外讀一定時數、有關特殊教育的課程。（宋亮凝攝）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會長李葉亮青指出，現時最大的問題是以往的幼兒教育是由興趣着手，而現今卻是一開始就要學寫字，當孩子不願意做時就認為他是個懶惰的學生，令老師難以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而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來說，提早學習寫字亦令他們發展困難，再加上這些兒童的家長都不知道要如何幫助自己的兒童，因此李葉亮青認為幼兒教育不應只迎合一般家長希望兒童早吸收知識的要求，要真正的做到對人的教育，同時要教導家長如何去幫助兒童。

評估輪候時間長成樽頸

教育局上年12月23日發表了「融合教育系列（二）－教師專業發展」，當中總結了教育局二零零七年開始為融合教育所作的教師培訓，在小學至中學亦見成效。然而，在幼兒教育方面並未有相關的融合教育架構和培訓，只有以「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作為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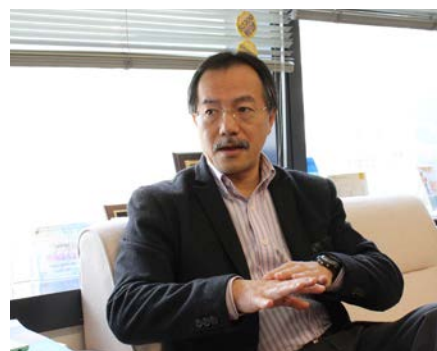
幼兒特殊

零識別 零培訓

大原則。教育局回覆指，現時有在母嬰健康院監察初生至5歲的兒童在成長階段可能出現的發展障礙。而被評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可參與社會福利署的「兼收弱能兒童計劃」，或進入特殊幼兒中心。但對一些有潛在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教育局認為，不宜過早標籤他們為有特殊的學習需要，故他們也可在一般的幼稚園就讀。

現時兒童需輪候兩至三星期到母嬰健康院作初步評估、簡單篩選，若在母嬰健康院發現有問題，則要輪候6至9個月（甚至2至3年）才可到幼兒能力評估中心。另外，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幫助年齡介乎兩至六歲的弱能兒童，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服務，以協助他們日後融入主流教

育。其中一些學習障礙，例如自閉症的徵狀要到3歲才顯露，但兒童6歲時便要離開協康會或耀能協會等機構，升上小學，故輪候幼兒能力評估中心的時期成為樽頸位。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教育局應該加開「兼收位」。（黃雅盈攝）

教育

零支援

兼收位求大過於供

截至 2013 至 2014 學年，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輪候人數已經接近四千二百人，輪候時間約十五月。同時間，一般幼稚園或幼兒中心會設有「兼收弱能兒童計劃」（下稱「兼收位」），讓未嚴重到要讀特殊學校的學童就讀主流學校。政府也希望這些學童能在主流學校受教育，將來可銜接主流小學。不過，這些「兼收位」在近年來都沒有增加過，輪候的人數有近二千人，輪候時間長達 1 年。

輪候的幼兒人數越來越多，立法會融會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張超雄指，因為現今家長會主動帶子女做評估，所以發現幼兒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數字只會不斷增加，未來教育局應該

加開「兼收位」。如果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去到主流幼稚園的話，得不到額外的支援，情況就可能更加嚴重。不少學童要到識字後，學習障礙的情況才會出現，但現時的幼師對這些小孩的需求並不清楚。明顯地，幼師在幼兒特殊學習上亦是一個大問題。

幼師培訓不足

教育局表示，在 2011 至 2012 學年完結時，絕大部分在職教師已取得幼兒教育證書資歷，但在特殊教育需要上，局方只是指出教師是應該具備，而非必須。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礎教育部的二級講師林家慧表示，幼師在修讀幼兒教育課程時，應規定需要讀一定時數有關特



▲冼權鋒教授指幼兒特殊教育做得好的話，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是可以重回主流小學的。
(黃雅盈攝)



▲香港教育學院設有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黃雅盈攝)

殊教育的課程，「幼師是前線的把關人，若他們對此有一定認識，可及早辨認需特殊教育的幼兒。」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鋒教授則表示，現時幼師修讀特殊學習是大勢所趨，不過現時行業的流失率卻是極高，因為政府於 2007 至 2008 學年開始，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並取消「建議的幼稚園教學人員標準薪級表」。在外國，負責教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老師起薪點會較高，而且晉升機會亦較多，而現今香港的情況卻是令這些幼師對行業卻步。冼權鋒總結指，教育局在評估時數、提供服務和師資培訓上都應作出改善，因為幼兒教育對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十分重要，如果做得好的話，他們可以重回主流小學。



香港整形多誤解 不比東南亞遜色

馬尼拉人質事件傷者易小玲在香港整形失敗一事，令人關注擁有頂尖醫療團隊的香港，是否在整型外科方面技不如人。然而，單憑易小玲一事，並不能輕易為本港整形外科專業打上分數。有醫生指出，香港的整形專科在技術上並不遜色，而是因本地規限令香港整容外科名聲不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整形外科並非只有整容

提到整形，相信大家第一時間會聯想起隆胸、割雙眼皮、打肉毒桿菌針等各式各樣的醫學美容手術，但其實接受整形手術並非只是「愛美」一族的專利。香港整容外科及醫學美容醫學會會長關健雄醫生解釋，整形外科只是坊間的俗稱，學術上應稱為「整形及整容外科」。當中的整形外科是指病人的身體結構上出現病癥，如意外、創傷、先天性缺憾、腫瘤等，

醫生為病人做出功能上的恢復和外貌上的修補。而整容則是為正常人提供改善五官和身形的手術。惟市民普遍對整形外科存在誤解，將兩者混為一談。

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醫學會副會長何昭明指出，香港公立醫院最多接收癌症手術後的修補手術，差不多佔整體工作量七成。當切除癌症腫瘤後，病人的容貌都會有重大的改變，比如就舌頭癌，需要去切除某些組

織，故不論在外觀上或是功能上亦要作一些修補。

香港整形外科不及台灣日本？

易小玲在香港整形30次失敗，在台灣進行的手術卻取得空前成功，不僅使她的外觀得以改善，更可以順利咀嚼食物，該事件一度引發了香港整形技術遜於台灣的討論。對此，香港大學外科系助理教授陳汝威醫生則認為，香港的整形外科技術水平不遜於

台灣。他指出，香港每年都會要求英國的醫生來港參與整形外科醫生的專業考試，擔當考官。而本港的醫生亦會到英國參與當地的考試，藉此維持水平。

陳汝威又分析指，台灣需要整形外科病人數目遠多於香港。由於台灣人較多吃檳榔和吸煙，台灣是世界最多口腔癌病人的地區。香港接受整形外科的新症病人一個月有三至四個，台灣則是30至40個。

而關健雄亦認為香港的整形專業不遜於他國。他分析，香港社會的氣氛及香港醫務委員會的限制使得香港感覺上比東南亞國家差。「在南韓一般人做完雙眼皮手術會和身邊人分享，但在香港則十分害怕被人知道。」他認為，香港接受整型手術的程度是遠差於其他東南亞的國家，而受落的氣氛亦遭到一定的影響。

另一方面，《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明文規定醫生不能以公開發言、廣播、撰寫文章等方式來宣傳他們的專業資格及經驗的優越性，故在香港並不會有整形行業的廣告或招牌。關健雄指出，該條守則已沿用了很多年，無論是做得有多好的醫生，都不能用廣告來宣傳自己，否則會觸犯條例甚或被除牌。關健雄無奈地表示，東南亞國家的醫院，甚至是中國

內地，很多醫生都可以在醫院的門口張貼自己的學歷或各種的專業資格，結果令香港的整型技術看似不及其他國家。

人手不足之說 行內存分歧

何昭明表示香港整形外科醫生不足，只有六十名，醫生佔人口比例低於國際標準。他指出：「整形醫生和人口比例在大部分地區為一比十萬。在香港，以現時人口為七百萬，但整形外科只有六十名，那表示香港的整形醫生對人口的比例為一比十一萬六千；加上亦有醫生逐漸退休，其實數量是少。」陳汝威亦同意何的說法，他指出香港大學瑪麗醫院現在培訓中的整形外科醫生只有三人，應有更多醫生受到培訓。

然而，立法會議員梁家驊則認為整形醫生的人數是否足夠，要視乎每個地方的人對整形服務的需求情況而定，不能單純憑數據而論。他指出，本港的整形風氣並沒有其他東南亞國家如南韓、日本或台灣般熾熱，故此認為本港的整型醫生不會出現嚴重的人手不足問題。他與何昭明均建議，醫院管理局應投放資源於整形外科。但梁家驊指出，礙於醫療服務的範圍較闊，醫院管理局難以針對某一個部門去提供服務，因此關鍵是政府的大力支持。

▼整形外科中心在香港隨處可見，但市民對整形外科存在誤解。（黃樂宜攝）



▲何昭明認為，按國際標準，香港整形外科醫生不足。（黃樂宜攝）



▲陳汝威助理教授認為，要為建立整形外科的正面形象，才能吸引學生投身整形外科。（杜世安攝）



▲關健雄分析，香港整形風氣不及其他東南亞地區熱烈，是涉及醫生專業操守、市民接受程度和市場傾向三方面的影響。（黃樂宜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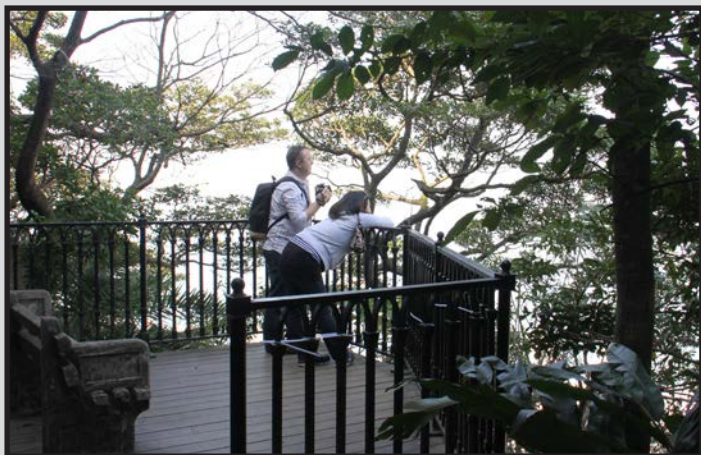


▲梁家驊認為整形外科中心在香港隨處可見，但市民對整形外科存在誤解。（黃樂宜攝）

守衛 盧吉道

位 於山頂盧吉道27號的大宅是三級古蹟，去年9月通過其活化計劃，改建為提供17間房間，並使用小型電動車每小時收費10元的「盧吉道酒店」，為附近的旅客提供住宿。政府表示，此項目有助推動文藝復興，有市民指出，盧吉道僅闊1.8至2米，加上此處彎位頻密，又有不少輪椅使用者，「美港聯盟」和27號大宅的活化計劃，將帶來「一籃子」因素破壞山頂的生態，如在斜坡擴設的化糞系統、化學清潔劑的泥土，發出異味，破壞生態。百年的後花園

▲簡樸的石櫈見證着盧吉道百年的殖民歷史。



▲盧吉道港島徑獲國際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選為全球最佳城市行山徑第十位，更是亞洲唯一上榜，維港兩岸美景盡收眼底。



▲27號大宅於1916年落成，是盧吉道第一幢建築物，英國愛德華式建築，獲古蹟辦建議評為二級古蹟。

古道

古蹟歷史建築物，城規會
文物精品酒店。屆時將
時來回兩趟接載往返酒
物旅遊，但馬上掀起爭
的，根本不能避免人車
少推着嬰兒車的媽媽及
前業主姚醫生，均擔心
裏大自然與人類的和諧，
排放，都會污染溪澗和
園，究竟能否留守下去？



▲行人和遊客停步了解「美港聯盟」在 27 號大宅樓下張貼活化酒店的新聞。



▲姚醫生（左一）和「美港聯盟」主席 Vivian（左二）不時跟遊客、行人解釋 27 號的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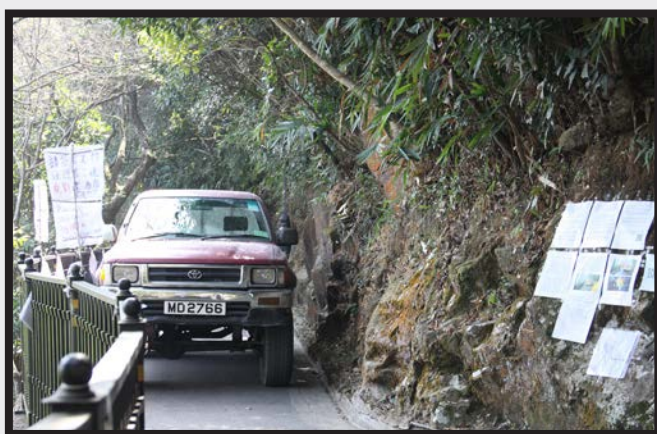
▲ 27 號大宅去年以 3.8 億易手，前業主姚醫生坦言當時不清楚發展商有意改建住宅用途。



▲「美港聯盟」的成員每天風雨不改，在 27 號大宅外收集和整理反對建酒店的簽名，至今估計收到超過 6 萬個簽名，其中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藝人梁朝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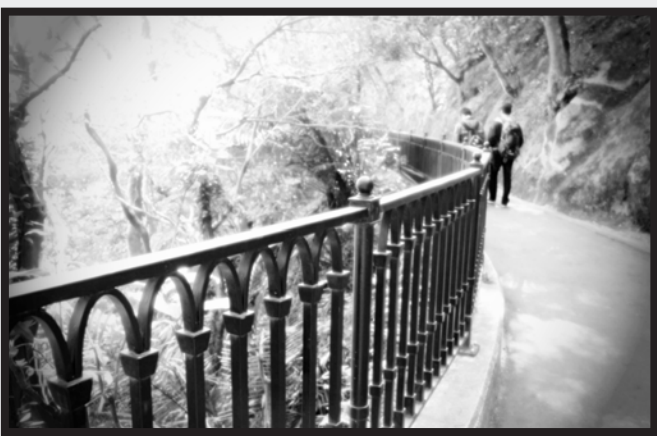
▲現時有行車限制的盧吉道尚算少見人車爭路的情況，他日酒店啟用，以電動車每小時兩趟接載乘客往返，將會對行人、輪椅使用者造成不便。



▲稍為大型的車輛一進出盧吉道便險象環生。



▲駕駛者一不留神便撞凹了石膊。



▲近百年的後花園，究竟能否留守下去？

▲經幡又稱「風馬旗」，藏人將其掛滿香格里拉各處，寓意把禱文傳播各地。

千年古城的 最後一面

▲火災前的獨克宗古城四方街一片寧靜。



▲當時在鏡頭下拍攝的古城，現在只能透過照片重現。



▲迄立於海拔三千米的藏傳佛教及轉經筒。



▲即使是擁有千年歷史的香格里拉古城，仍敵不過火災的威力，最後化為灰燼，消失於藍天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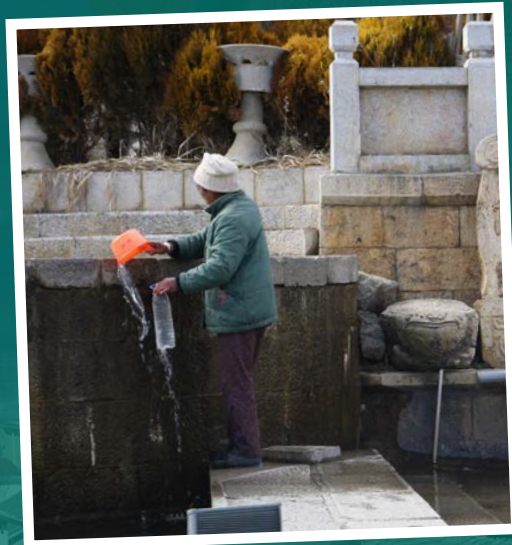
▲要集眾人之力才能轉動轉經筒。

被 熊熊大火遮蓋的月光，透過鏡頭重現燦爛。雲南省是不同民族風情的大熔爐。省內的香格里拉是藏族自治區，區內每一處都充滿了藏文化。香格里拉古城「獨克宗」又稱為「月光城」，風景之美深受世界各地遊客慕名前去。

然而，擁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獨克宗古城，被一場大火無情吞噬，毀於一旦。有幸火災前幾日到達現場，紀錄昔日的世外桃源，重現藏人對傳統的堅持、對信仰的堅持。



寺廟「大佛寺」內，有着最大最完整的轉經筒，幸而是次火災並沒波



▲ 藏人在大佛寺下盛水飲用。



，相傳順時針方向轉一或三圈會帶來好運。

容爐，亦是集合各種自然地貌於一身的
格理拉在藏語中代表「心中的日月」，
。

於一旦。一片人間靜土頓時消失。記者
信仰的忠誠。



▲經幡是藏傳佛教的經咒，七彩斑斕，掛在寺廟周邊位置，寓意經文隨風馬傳播。

註冊報紙一二四二號
第四十四卷 2014年2月 第五期

督印人 郭中實
顧問 杜耀明 黃天賜
總編輯 姚文基
副總編輯 黎婉嫻 譚嘉意 林樂軒
網絡版主編 梁偉聰 唐芷晴
美術總監 陳嘉欣 薛婧
資料庫 伍詩雅 易淑麗
發行 王方南
公關 魏綺婷 楊羨庭

編輯 王方南 伍詩雅 梁崇碧 梁偉聰 陳南茜 吳慧英 李詩欣 易淑麗 張楚瑜 唐芷晴 盧于群 于奇偉
魏綺婷 楊羨庭

記者 鄭秋玲 黃靜薇 黃樂宜 何寶儀 黃雅盈 區敏媛 黃雅婷 陳展希 陳浩暉 余庭瑋 鄺慧敏 李慧筠
葉考欣 黃凱天 陳哲 施芊藝 孫雷 陳家恩 莊禮傑 黎明芝 李雲 李慧妍 文羨怡 陳以提 鄭朗澄
朱婷婷 紀思清 郭雅揚 林綽姿 林嘉淇 林詠雪 林熒雯 李卓穎 李晟謙 麥智軒 冼漢權 宋亮凝
杜世安 黃韻盈 容靜怡 趙雅婷

出版及承印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出版及承印地址 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
電話 3411 7461
傳真 3411 5079
網址 <http://sanpoyan.journalism.hkbu.edu.hk>
社交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sanpoyan>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